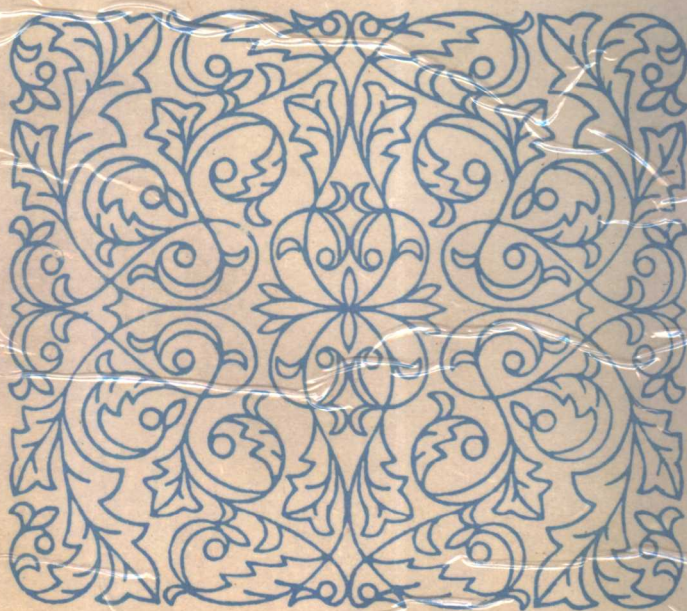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6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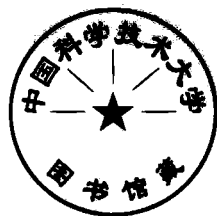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64

天學史·地理類

歷史哲學教程
歷史哲學
歷史哲學概論
歷史哲學論叢



翦伯贊著
朱謙之著
胡秋原著
常乃惠著

上海書店

朱謙之著

歷
史
哲
學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初版

全書一冊
定價一元

歷史哲學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著作者 朱謙之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泰東圖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分局 南京花牌樓 長沙南陽街

序

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對於「歷史哲學」的貢獻，我現在把他發表出來，是有三個意思：第一，因為國內學者還沒有一部更好更能解決歷史進化的著作，這書不過拋磚引玉而已。第二，本書的貢獻，的確是可以成立，把他來研究中國知識線的進化，尤其切要。所以在我著『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兩書以前，實有儘先貢獻讀者的必要。第三，本書是我一九二四年十月至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廈門大學講演過的。對於那時聽講的朋友們，應負一種責任，這也是本書不得不發表的重大原因。

我最感激的，是新生機主義者杜里舒，柏格森，麥獨孤，鮑爾文等，都有很多的借重。

還有孔德，克魯泡特金，都曾給我許多有益的見解，因有這些影響，纔成功我的「歷史哲學」，但這種歷史哲學，還是以根據歷史事實爲主，這一點是應該要特別申明的。

一九二六，三，廿四，西湖，葛嶺山下，朱謙之。

歷史哲學目錄

序

一 歷史的新意義·····	一—天
二 歷史哲學的進化史·····	二五—四
三 歷史哲學的方法·····	五五—一六
四 生物學的歷史觀·····	一九—二六
五 歷史的一元主義·····	二八—三六
六 西洋印度兩方哲學的生命派·····	三九—六四

七	中國哲學的三時期·····	二八至三三
八	世界未來之歷史的觀察·····	三三至三七
	(附錄)歷史哲學叢攷目·····	三七至三九

一 歷史的新意義

從來沒有一種嚴正意義的歷史科學，更不要說到「歷史哲學」了。尤其是中國過去的史學界，雖然有一個司馬遷，要「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少安書〕本要建設一種歷史哲學。但他所作的史記，也不過以人物爲本位，那裏能夠究天人之際？司馬遷以下差不多都是把歷史來奉承專制君主的，更不消說是沒有歷史哲學可言，所以我今天在這裏講「歷史哲學」還算做中國史學界裏的破天荒的一樁事。

歷史是什麼？從來沒有一個很好的界說，過去的二十四史，往往對於一朝代的劇

盜——帝王，便大書特書，說了一篇，而對於全國思想界及社會情形極有影響的事，反倒置之不理，最使人看了難受的，就是無論那一朝代歷史，都是充滿着戰爭的故事，這些無關社會生命的事情，把他『堆積』起來，難道就是歷史嗎？不是的，大概過去歷史家的錯誤，就在於把政治看得太重了，並且所謂政治，特別的是指一朝代的權力而言。英國史學家佛里曼（Freeman）說：『歷史就是過去的政治；』（History is past Politics）換句話說，除却過去的政治，就應該沒有歷史了。德國史學家蘭克（Ranke）以為史學的目的，是要明瞭我們對於國家起源和性質的觀念，似這種把國家——政治的組織，為研究史學中樞，把歷史看作『民族之魂』和中國的二十四史資治通鑑把皇室為史的中樞的觀念，當然是一樣地錯誤了。

舊歷史把政治看得過重，固是錯誤，新歷史家把人類活動的事蹟，來包括全歷史，

也是個頂大的毛病，他們對於歷史所下的定義是：「史者敘述人類社會廣續活動之體相也」，就是很有史識的歷史學者，仍不過把歷史和人一樣看法，其餘的新史家，把歷史進程的原動力，歸于「人類」方面的，或「社會」方面的，更不知其數。他們的說法，自也有社會科學的根據，但他們實在把歷史太誤解作「人類」一部分的了。其實歷史所紀錄的，應該包括宇宙全體，而宇宙歷史是我們計算不來的，把他和人類所自以爲那由傳說書契傳至今日的歷史比較一下，實在算不了什麼。並且人類不過是宇宙活動之一部分，政治更不過人類活動之一部分，而那專敘述人類活動的歷史，只算歷史之一部分，那範圍更狹窄的政治史，更只算得歷史一部分之一部分了。依照德國赫克爾（Haeckel）的意思，這以一部分包括全體的歷史是不對的。他在生命之不可思議一書的第十八章，（頁484）曾講到「一元的歷史」，很批評這一層。他說：

「歷史這個名詞，常常總被人誤解作「文明生活發展中所起的事件之紀錄」——即民衆和國家的歷史，文明史，道德史之類，這全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感情，以爲「歷史」兩個字，就其嚴密的科學上意義說來，祇能作「人類行事的紀錄」用，照這樣的意義，歷史和自然是對立的。歷史專論道德上自然的現象，自然專管自然法則的範圍，這樣的說法，好像是並無「自然的歷史」這件東西，好像是宇宙發生學，地質學，個體發生學，系統發生學，都不是歷史的科學了。這種二元的，以人類爲本位的見解，雖然還在現代的大學裏盛行，國家和教會雖然還保護這尊嚴的傳說，但是早晚必有一種純粹「一元的歷史哲學」代興，這是一定無疑的。」

因此他就說及近世人類發生學表明個人進化和種族進化中間的密切關係，並

且有史前的系統發生的研究，把那所謂世界歷史和脊椎動物的種類史聯合到一起。這種一元歷史的見解，實在再好也沒有了。因為歷史的意義，非包萬有而并載之，不能夠算做完全，如果歷史只討究人類進化的現象，而不究及人類之從何而來，那末這個歷史，只能算做半截的一部分的了。所以我對於歷史的界說，比較廣大一些，我以為歷史是有好幾層意義：

（其一）歷史是敘述進化的現象的——從前的歷史家，往往把歷史看作人物傳一般，以為記下來就是了。現代的歷史家才知道注意到發達和進步的趨向，他喚做「歷史的繼續」。但是這「歷史的繼續」，因為太看重在歷史之社會的經濟的解釋了，所以結果把過去的歷史，都看作社會的，或經濟的產物，這實在最錯誤不過，並且——全把歷史的意義埋沒了。杜里舒（Driesch）在南開大學講演，實在給我許多的教訓，使我

知道歷史之意義，應該從生物學之進化的解釋。他說：

「欲論歷史之意義，不可不知意義二字之作何解釋……凡變化情形之有目的者，是爲有意義。以自然界之現象明之，若山脈之成，或由火山之爆裂，或由地形之變遷，時而風吹，時而雨打，一切出於偶然，初無目的可言；反之若蛙卵之長成，自受精後爲細胞開剖，而終於成蛙，若是者爲有目的，二者之爲變化同也，然一則爲物理的變化，故彼此之堆積爲總和的。試分析言之，有特點三：山石堆砌而彼此並無關係，一也；風吹雨打原因皆由外起，二也；元素之性質，如速率位置等既定，則變化可以推算而得，三也。以言乎蛙，則爲生機體的變化。亦有特點三：求達於最後之全體一也；生機體之長成不能無待於物質條件，如水中之酸素，氣候不能在百度表零度下皆是

也。然環境雖重，而動力則自內發二也。雖知其元素之性質，無以明其變化，以其中尚有全體化成之動因在三也。吾人更以簡單之名表之，山脈之變化為總和的，為偶然的元素所合成。至於生機體之變化，則為全體的，彼此互有關係，而其動因則不能求之於元素之間也。——變化之為總和的，偶然的，吾人名之曰「堆積」。其為全體而有互相關係者，吾人名之曰「進化」。於是所謂歷史之意義者決之於歷史之為堆積的，抑為進化的而已。

這「堆積」和「進化」兩個名詞，實在是杜里舒對與歷史哲學的最大貢獻，不但為「進化」之概念重新估定一番，下一次新定義，更為混雜的歷史尋出一條新路來。原來堆積是從外面累積的，進化是從內部發展的，如果人類歷史只是陳陳相因，而沒有創造而日進不已者在，便歷史猶之乎物質之為堆積的，而無所謂生物學之進化。

了。

從來研究歷史哲學的，對與歷史進化有幾種學說：有的以爲「人類的進化，永遠是今不如古，他們想像的歷史進化，是永遠下降的。」有的以爲「人類進化，永遠是在那裏『兜圈子』，故他們理想中的進化，是一個圓圈。」但是這兩種學說，實在都沒有生物學的根據，所以靠不住。如果歷史的現象，只是一個圓圈，那末現在所有的，從前都已經有了，反復循環外，沒有添上一些，那和物質的堆積何異？所以我們不講歷史的進化罷了，要講進化，須從生物學的解釋，而認定人類是永遠向上的，理想中的歷史現象，是永遠進化沒有間斷的。不過這種進化，決不是達爾文主義（Darwinism）所能解釋，而應該把柏格森（Bergson）杜里舒的「新生機主義」（Neo-Vitalism）來講明。達爾文在生物學上的功績，我們自要永遠紀念，但進化學說到了現在，實比達爾文當

時不知進化得多了。達爾文的進化說，惟以因果關係的機械律立論，好比砌牆，一塊一塊增加，這種進化觀念是堆積的，實在不足以說明歷史的意義。反之，新生機主義的進化論，則和他很不相同，他們以爲生物之自體，就有一種動力，由這動力向上自由發展，自創新的形狀，這就是進化的根本原因。達爾文說明進化，由現在推尋原始以律未來，生機主義者則以進化爲由原始而現在而未來而永續的生機流行，姑不論那最原始的生物，是無核的亞米巴，或是一種鞭毛動物，但自這動植物共同泉源以後，分途猛進，恰似爆裂彈一般，化成無數的碎片，碎片又爲爆彈，又裂爲無數的碎片，重重劈裂，永沒窮期，而這猛進的原因是什麼？就是「生機力」(Vital force) 這生機力，凡是生物，个个都有，生物即因這生機力的衝迫而分途進行，各有一定的自主律，是萬不能用機械的原則說明的。並且歷史進化，純然是一種動的行爲，是有生命的東西，尤覺非生機